

从心择志愿

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

话题主持

本报记者 陆梓华 王蔚

年少时,总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。但当一张志愿表放在面前,当身边充斥着关于“热门专业”“高薪职业”的讨论时,内心的热爱是否仍能冲破迷雾,照亮前路?

这个升学季,我们邀请了三位在专业选择上有独到想法的年轻人,听一听来自他们心底的声音,那是他们对人生价值的“从心”定义。



图 IC

让哲学继续成为我的生活方式

北京大学哲学系2025级新生 戚建瀛

我是一名上海中学的应届高三毕业生,今年通过强基计划进入第一志愿——北大哲学类专业。我在年初强基报名时果断选择的志愿,实际上经过了很多年的铺垫。

“为什么一个理科生要去读哲学?”我很清楚老一辈心中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也不怕”的理科情结,但当母亲向我提出质疑时,还是有点猝不及防。于是,在高三接近尾声,二模迫在眉睫的时间点,我用几次散步的时间劝服了她。

我向来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努力者,从小到大,家里给我的教育也都是为乐趣而学习。即便被同学们无数次地猜测,问我是不是在偷偷刷题,其实一共也没做过多少。上外附小、华育、上中,一路走来,若以“通过”为要求,校内的紧张气氛对我构不成什么压力。倒是那些周末或是课余的零碎时间,始终是我个人的“自留地”。书籍、音乐、游戏、电影,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我的价值基石,它们也是我追逐更高目标时可以不断回首的初心,使我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犹豫不决。

我愿意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,主要有三个原因。其一是从幼年时期开始的读书习惯。四五岁时,我就以朗读各类商品的说明书为乐,很快便扩展到当天发行的各类报纸。其实,我还是《新民晚报》的十年老读者呢。我渴望一切知识进入大脑,以至于有些贪婪,总想着要阅读任何进入视野的文本。除了哲学,还有哪里能给我如此丰富又独特的阅读资源呢?

其二是青春期爱慕虚荣时的“恋词癖”。这个词语描述的是那些常常卖弄专业辞藻,并以此为乐的人。这种癖好在我的初中岁月体现得淋漓尽致:创办的所

谓“哲学社团”,仅仅是我和几个朋友的自娱自乐,用自以为高级的材料“蔑视”他人,现在想来多少有些好笑。不过这种现象不限于哲学爱好者之间:正如朱迪斯·巴特勒所言,很多哲学论文过度沉溺于复杂概念的创造和堆砌,追求理论上的“彻底性”和“纯粹性”,导致术语日益晦涩难懂,形成小圈子的内部话语,当概念本身成为崇拜对象,其解释现实、启发行动的功能反而被削弱。今天的人们逃到封闭的哲学体系中,实际上却产生了哲学概念与实际问题的脱钩,变得不再像柏拉图时代的哲人们那般,运用“爱智慧”(希腊语中“哲学”一词的字面含义)的生活方式,去解决具体的生命困境。反观当下,又有多少人能像《申辩篇》中的苏格拉底,将智慧与真理置于生命之上呢?我想,当大家疲于为柴米油盐奔波时,“智慧”的功利价值就远不如那些可以换成货币价值的“知识”了。

其三,选择哲学专业或许还源于自己微不足道的天赋吧。身处上中校园,若在数理之路上与那些高分“天才”同行,我那仅有的、堪堪可称为“聪明”的记忆和信息处理能力,恐怕在他们惊人的算力面前不值一提,或许连最基本的成就感都没有。可我依然想用纯粹的理性,去更了解这个我爱的世界。于是,我坚定地选择了哲学专业。

上高中时有一道作文题很有趣,大意是所谓的“宽门”看似宽阔,实际上当中的路并没有多长;而“窄门”虽有重重险阻,背后却是海阔天空。这道作文题恰好契合了我的内心——哲学之于我,便是应试时代的“侧门”,外面人声鼎沸如潮涨,我身处“窄门”内,双手插口袋踮起脚。

墨色浸润 水波为引 奔赴化学之境

华东理工大学化学拔尖基地班2025级新生 陈子楠

在我书桌边,常年摆放着两样似乎不太搭的东西:一方浸润了十年墨痕的歙砚和一缸精心维护的水族箱。它们犹如无声的坐标,标记着我通往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专业的独特路径:一条由艺术之美启迪、自然奥秘牵引,最终指向分子世界的热爱征途。

不少人奇怪,一个从小学到高中,课余时间大多花在书法、国画、篆刻并且获奖无数的“艺术生”,为何最终以化学为第一志愿?答案,或许就藏在这砚台与鱼缸里。

我对化学的“感觉”,萌芽于初中课堂,却并非仅仅源自课本。当老师演示化学反应时,我脑海中浮现的,是篆刻青田石时刀锋划过矿物层状结构瞬间的崩裂感,跟晶体从解理面断开好像差不多。调配国画颜料朱砂(硫化汞)时,那抹沉稳的红色,让我对无机化合物的稳定与美产生了好感。写书法时,墨汁在宣纸上晕染渗透,慢慢明白这就是毛细现象。

家里的鱼缸,则是我的第一个“私人实验室”。它远非简单的观赏容器,而是一个充满化学语言的微观世界。初中时,我养的水晶虾突然大量死亡,我强忍悲伤寻找“凶手”,像侦探一样排查,测试水质参数——氨氮、亚硝酸盐、pH值。当试纸测出亚硝酸盐超标时,我对课本上关于“氮循环”“硝化细菌作用”的抽象概念一下子就懂了。为了拯救剩余虾群,在查阅相关资料后,

我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:换水稀释、增氧辅助、控制喂食量、添加硝化细菌。每一次成功的干预,都像解出难题那样给我巨大的满足感。初中时,我还成功繁育出两缸“天空蓝魔”螳螂,从母虾抱卵到小虾脱壳,每一步都盯着水质,记下来的pH值、硬度数据,跟写化学方程式似的。这些源自兴趣的自主探索,远比参加竞赛更能点燃我对化学的热情。

高中三年,我发现以前练的那些艺术,对学化学还真有帮助。学晶体结构时,刻印章练出来的空间感,让我能想象出金刚石的结构;画工笔练的耐心,刚好用来做滴定实验,最后半滴溶液不敢大意,跟画细节时一样小心;写书法讲“计白当黑”,理解电子云的时候,倒也能联想到那个意思。十年跟笔墨、刻刀打交道,练出来的细心和整体思维,无形中塑造了我对化学的独特维度。

报考华东理工大学化学拔尖基地班,就是想一直延续这份热爱。我相信,从艺术中获得的想象力、通过自然观察培养出的实践力,必将与最前沿的化学研究碰撞出火花。每当别人问我如何看待那些看似“无用”的艺术训练时,我都会这样回答:书法让人有耐心,国画教人看细节,刻章能练拆解问题的本事。它们不直接教化学公式,但帮我学会了怎么琢磨这个物质世界。

砚台的墨、鱼缸的水,我都记在心里。接下来,就用化学方程式,写出自己的答案吧!

我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缘分,起始于一次偶然的参观。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里,一种跨越时空的震撼直击心底。那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载体,更藏着无数修复师的匠心。正是他们以精湛技艺填补裂痕、复原色彩,让残缺的文明得以完整呈现。在中考填报志愿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,在填报了第一志愿。

首入实训室的刹那,专业领域的氛围感扑面而来:工作台面泛着经年使用的温润光泽,每一件工具都承载着“修旧如旧”的专业使命。墙面上挂着修复完成的古画、架上按材质分类的桑皮纸与宣纸样本,乃至空气中弥漫的浆糊与古纸混合的独特气息,都在诉说着文物修复“可逆性”“最小干预”的专业准则。那一刻,我对这个领域的憧憬具象化为触手可及的责任,心底的热爱也随之沉淀为对专业的敬畏与执着。

在信息管理学校的三年里,我努力学习各项专业知识,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门专业课。从文物材料学中探究纸张、颜料的化学特性,到古籍修复技艺里练习“金镶玉”装帧的精准裁切,再到书画装裱中掌握“托心”“覆背”的力道分寸,每一个知识点都像修复时的“补纸”,需反复打磨才能贴合到位。笔记上密密麻麻的批注、实训台上反复练习的残片,都是我专业对话的印记。

作为学生会主席,我更懂得将对专业的热爱转化为凝聚集体的力量。我参与并负责的两个项目分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(2024)上海赛区职教赛道金奖、银奖,我尝试以“历史研学+技艺体验”平台传播匠心,借助VR技术实现文物数字化复原与沉浸式体验。2024年8月,借着学校搭建的实践平台,我在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古籍书店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历练。指导老师的专业点拨,让我对古籍保护的理解从“修复技艺”延伸至“对历史遗存的敬畏”,也更深刻体会到:让文明延续,既需要精湛的手艺,更需要沉潜的匠心。

今年暑假本该是考完转段、上大学前的玩乐好时机,我却选择走进中华艺术宫典藏部实习。每天的工作从库房巡查开始,对照清单仔细核对书画藏品的保存状态;协助整理近代书画档案,给泛黄的展览记录册做数字化扫描,用无酸纸重新封装散落的手稿;还跟着老师学习藏品出入库流程,练习用软质手套轻托画轴,用专用锦盒规范收纳,确保每一件作品在移动中不受损伤。

我也了解到许多本专业优秀学长学姐的事迹。学长葛青麟深耕陶瓷与青铜器修复领域,凭借出色的毕业设计叩开上海大学研究生之门;学姐周媛秋因一部文物修复纪录片与专业结缘,7年执着钻研,以论文填补文保研究空白。他们用专注浇灌热爱,成为我前行路上清晰可见的标杆。未来,我期待像他们一样,以双手为舟,渡文物过岁月裂痕;更盼以创新为羽翼,把文物承载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,让“修旧如旧”的匠心,在新时代成为连接往昔与当下、传承过去与未来的坚固桥梁。



在导师手把手指导下投入文物修复实操中

择一事 精一技 愿以匠心修文物

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二〇二五级新生 曹博闻